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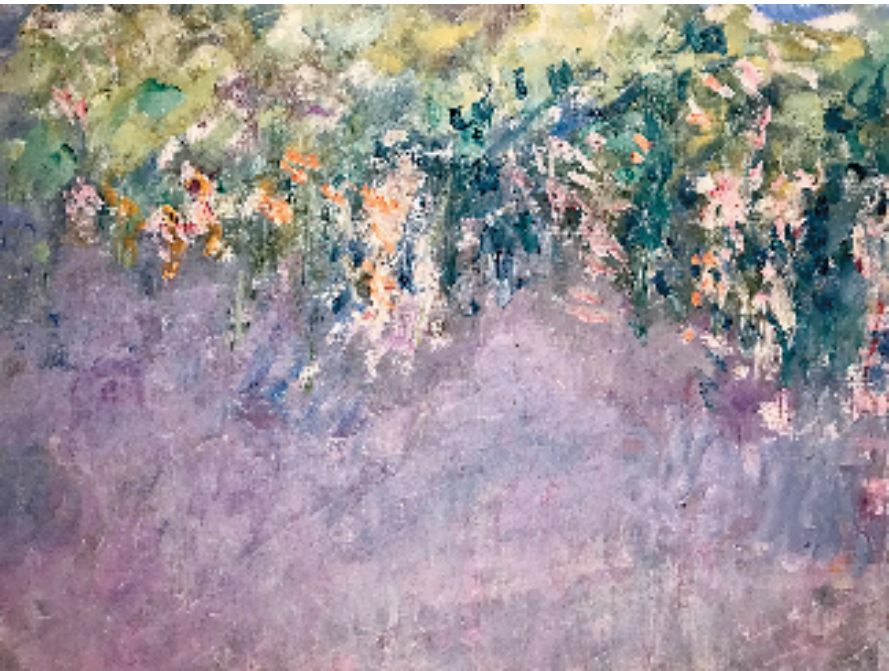
以信/为念

克劳德·莫奈 印象的巅峰

■全东语

意大利小镇波迪吉拉的海面碧波荡漾,如清澈的蓝眼睛向天空投去多情的眼波,拍打着起伏的心绪;沿山坡错落而上的房屋红顶掩映着绿树,浪漫闲适,风情洋溢。“我现在真正感受到这里的风景”,克劳德·莫奈在给妻子爱丽丝的信中写到。这个迷人的小镇距离摩纳哥和法国边境都只有几英里,是一个美丽得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。1884年,克劳德·莫奈旅行到这里写生画画,原定三周的行程持续了三个月才结束。

►克劳德·莫奈 波迪吉拉 布面油画
1884年 芝加哥艺术学院藏



克劳德·莫奈 紫藤(局部) 布面油画 (1919-1920) 巴黎 Marmottan 莫奈博物馆藏



克劳德·莫奈 玫瑰(局部) 布面油画 (1925-1926) 巴黎 Marmottan 莫奈博物馆藏

波迪吉拉的光线、色彩和丰美的植物深深吸引着莫奈。他沉浸在这光彩炫烂的自然之中,忘却了时间和周遭的人事,不可遏制心中用画笔记录这一切的渴望。独自在博迪吉拉穿梭探访,真正感受蕴含在这风物中的视觉和心灵的“印象”。1884年2月3日莫奈给爱丽丝写信到:“我仍在努力工作,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事…… 能大胆地在画中使用粉色和蓝色的各种色调,它很迷人,很宜人。”在这期间,莫奈画了一系列波迪吉拉的风景画。而这一幅芝加哥艺术学院收藏的《波迪吉拉》仿佛正是信中所描述:粉色和蓝色的各种色调弥散地闪烁在整个画面,树木葱郁,白色的房屋在绿色深处闪现,遥远的海岸线宁静飘渺,融入天空。激荡的色彩和光影在风中颤动,自然的精灵在画布上妙曼起舞。

莫奈经常外出写生创作,但是始终保持与爱丽丝的频繁通信。爱丽丝·豪斯赫德是莫奈的艺术投资人欧西德·豪斯赫德的妻子。1879年莫奈的第一任妻子卡美尔因病去世,欧西德也破产去往国外,随后莫奈与爱丽丝一起共同生活并抚养他们的8个孩子。1883年莫奈在吉维尼租下了一处住所,随着他的作品被介绍到美国以及他与罗丹在巴黎乔治·普迪画廊举办联展取得极大的成功,经济上也渐渐得到丰厚的回报。7年后,莫奈买下了这所宅院并进行了大量的修缮,特地从各地找来珍奇花木建造了花园和睡莲池塘,这就是现在著名的莫奈故居。

徜徉在吉维尼的莫奈故居,从水面到花畦,还有高高的花门和错落的花架,层层叠叠的睡莲、银莲、桃金娘、玫瑰、蔷薇……乱花迷眼,光影徘徊。在莫奈生命的最后20年里,这里的花园是他最重要的创作主题。我仿佛看见满架的繁花和池塘里的睡莲从莫奈的

那些画作中生长出来,蔓延缠绕,满目娇艳;又仿佛那一幅幅巨大的油画《睡莲》、《鸢尾》、《紫藤》……簇拥着这里的每一处空间,如这自然的一面面镜子,反射着无边的光芒和色彩,如梦似幻。睡莲铺陈于水面,与天空的反光融为一体,水草枝枝蔓蔓,潜藏幽微的生机;鸢尾身姿妙曼,舒展昂扬;紫藤垂下迷乱的光点,空气中泛起紫烟;而他生命中最后的作品《玫瑰》却是浓烈而又沉郁、狂乱而又破碎,直至渐渐沉静。这就是光与色的可见世界,轮廓消融在光与色的持续相互作用之中;空间时而平滑,时而闪现,是不清晰印象中最真切世界的瞬间捕捉。

莫奈在1920年给艺术评论家古斯塔夫·盖弗罗伊的信中将尤金·布丹和卡米耶·柯罗定义为最早的印象主义,就称其为“瞬间性”的产物。那时布丹已经去世22年,莫奈依然向盖弗罗伊谈到他大约15岁时在勒阿弗尔认识布丹的情景。是布丹告诉他学着去很好地描绘,学着欣赏海洋、光线、蓝色的天空。而瞬息万变的天空正是“天空之王”尤金·布丹追逐光影和色彩变幻的天堂。莫奈在他晚年功成名就之时依然强调:“我将我的一切归功于布丹,我将我的成功归功于他。”

想来莫奈也许依然还会记得60多年前写给布丹的那些信吧,其中一封信开头第一句就写到:“如果时间充盈,我想告诉你我在巴黎看到的所有美好事物。”而正是这些美好的事物,让莫奈从一个小地方的漫画少年走向印象主义的无边光景。

如果时间充盈,这世间还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可以分享呢?莫奈直至他86岁在孤独和病痛中离开这个世界,从未离开过印象主义,他在这个探索中走向更精神性更崇高性的巅峰。

(文中信件内容引自全东语《画家的信》)